



魏叔子文鈔卷之下

清 寧都魏禧冰叔著

鄭禮部集序

吾江右古以文章名天下。自前輩衰謝而傳平叔徐巨源諸名士。又相繼卽世。數十年間。文章之衰甚矣。吾意巖穴中必有藏名山而俟之其人者歟。抑吾罕交士大夫。國門有人。吾未之見也。夫巖穴士獨行孤立。有感情鬱勃不能已於言。而顧沉諸井。浮諸江海者。其不盡見於世宜也。國門有人。則終將見之。何以宜見而久不見。意者其有待而流布歟。抑亦其子孫之責歟。余庚申卧疾章門。鄭子闡慶以名紙款戶。禧聞鄭子好古學。而才力能自濟於難士之有用者也。亟見於榻前。鄭子則手奉其所刻先人禮部君遺集。嗚咽以授禧。而屬之敘。他日讀之。文若詩。並雅暢得古人風軌。其名於今之世固宜。意所謂國門有人待賢子孫而流布者。其在斯歟。最後讀與陳元公論錢虞

山明詩選與子弟手札及論漕運而君之學術見矣。讀信民謠戰國策雜詩父老嘆諸作而性情心術見矣。即其辭格所工雖次山石濠吏子美諸別未見其孰軒而孰輕也。嗟乎子美有言使得如結者十數輩落落然參錯天下為邦伯。天下治安可俟。今使禮部君內筦國政。或出為方面大吏。民生愁苦當未遽至於是。而天不假年中道隕落。則豈亦氣運之為之耶。或疑禮部君筮仕翰林遷禮部。並非有民社責。而其發諸文章詩歌者。鯁鯁然閔時憂民。流連而無已。毋寧非出位之言。夫君子立言必取其關於世道民生。雖伏處巖穴猶將任天下之責。而況其為士大夫者乎。嗚呼。世之士大夫以詩文名天下而憂樂不出戶庭之內。語不及於民生。吾未知其性情心術為何如也。禧故於闡慶之請不辭力疾而為之序。禮部君名日奎。字次公。廣信貴溪人。

門人熊頤曰感慨文章及民生處無限低徊

黃從生時文集序

余十一為時文。又十二年而棄去。方余之為之也。用力致精。頗號勤苦。然平時好為卓犖不羈之文。試場屋則多瑰麗典博。以為工。亦其時然歟。而世所推奉為先輩大家者。余率厭以為不足效。蓋至於今年。且老而不變也。而所為場屋之文。則又自厭棄之。嗟乎。三四十一年間。天下之文數變矣。守其故常而不能自變。以適於時。是操綦履於越市。馬良車堅。北轅而求適楚者也。南城黃子從生。工詩。好古文。與余相見於南州。而出其時文屬余敘。夫余之。不事事也久矣。食貧教授。亦間泛覽天下之所為時文者。嘗以是別利鈍之器。今夫樸塊然。木耳。剡以斧斤。礪以密石。而髹焉。則為良器用矣。璞之與石。無以異。剖而琢之。雕以文物之表。則為重寶矣。是故金鐵至鈍也。而淬磨之以為薄刃。木石至頑也。而成美器。人之於時文亦然。夫言理宗傳註。格法取諸成規。此亦至拙之事也。而巧者為之。則方中圭而員中璧。曲中鉤而直中繩。以取科名。有若養叔於射矢百發而百不失者。夫黃子之十九登賢書。以文

名於當時無怪也。黃子之文於理也析乎微芒。其心與手之相得也。若灑榆出三比喻瀋於地而轉轂於造父。色若四時之華。競秀於寒暑。而利若薄刃之入有間。牽前金鐵也。人之欲取資科名者。得黃子之文讀之。譬之取火於陽燧。而取水於方諸。再挿二比喻吾知其不窮爾矣。或謂黃子當專志一氣於時文。不當好古文為詩。以亂其隔之心。余曰不然。歸太僕有光以時文冠三百年。自其為孝廉時。古學已名天下。或又謂今之為時文。不必工如黃子。而取科名者。纍纍也。余笑曰。子不見乎。韓子之言射乎。韓子曰。童子彎弓而射。其發也中毫末。使復之則不能。吾之言黃子之文。夫亦為乎其欲復之者也。射作掉尾結

門人薛震曰。不立規格而隨筆排蕩。文凡十五比喻。參錯鈎連。此淮南子之一班也。

危習生遺詩敘

南昌危習生。旅喪之期年。其弟靜生服既除。歲時哭泣不輟。平居幽憂若孝。

子居親喪然者其始死易堂之長少哭不絕聲田舍遠近咸來出涕蓋習生之死如是其詩益可敘而傳矣習生少讀書不售而為賈又大折閱予友彭躬庵先生屬於習生故為兄習生聞躬庵遠時伏居困約金精山中乃挈弟來就相與傭耕人田或剝樹殼皮為紙種茶芋食其家人而資躬庵游四方靜生又善病終年兀坐待甘毳之養習生於是乃為詩詩輒工余嘗謂人習生詩在易堂中清絕一往如名山之有溪澗而五言律其尤工也習生為人豪爽勉立名義以嚴父事躬庵撫靜生如愛子雖甚貧揮霍百十金不介意其後舉責無所償乃鬱鬱疽發左耳後三日死習生與予同年生年四十七倍未有妻而竟斬然以死也悲夫人一父之子視其饑寒困恤若路人不足顧而況從再從以下習生義其兄之窮身比傭保以養其志可不謂賢方其造紙嚴冬氣沍寒水澤腹堅壑池冰以漚穀兩手皸瘃未嘗色艱難當春之穀雨茗柯萌芽雨晴閒作日簷笠采摘夜則立茶竈至日出武火赤釜手親釜

簸弄十指皮。澱起如被炮烙而已。乃孑然一身之外。無所復須。嗚呼。習生妙不獨說出說亦不盡接最超脫法之嚴在此非人情乎哉。勞苦之下。猶能以餘力為詩咏歌。以樂其志。余每讀抄紙采茶諸作。未嘗不潛然涕下也。辛亥寒食。魏禧題。

熊見可曰。情致迴環。字字生氣。後段嗚咽跌宕。淋漓何減歐公伶官宦者傳論。

溉堂續集敘

三原孫豹人。以詩名天下。垂三十年。予往見溉堂初集。古詩非漢魏律。非中盛唐。則不作。作則必有古人為之先驅。己酉八月。予客南州。豹人忽自楚中至。相見執手勞問。既出其溉堂續集示予。余袖而藏之。與之過故人陳伯璣湖亭談。伯璣吾南州之以詩文名者也。設尊酒相款曲。予之言曰。學古人之文者。縱不得抗衡古人。亦當為其子孫。不當為奴婢。譬如豪漢失主人。則悵悵無所之。子孫雖歷世久。必有真肖其祖父之處。豹人曰。學古人詩。當知古

人祖父又當知其子孫。知祖父則我可與古人並為兄弟。不知子孫則不識其流弊所至。道德流為刑名。荀卿一傳而有李斯。知此然後學之善不善有以自考。伯璣既聞而皆是之。而余又嘗謂善學者必日進而不已。然詣有所極。則不可以復進而不已者。無進境而有變境也。天之雨非有進於晴也。今日晴而明日雨。則久樂其日新而不窮。於是談既倦。主客薄醉。山雨欲東來。予歸客館。雨大下。燒燭發袖中詩讀之。乃喟然而歎曰。甚矣豹人之能變也。其詩自宋以下則皆有之矣。衝口而出。搖筆而書。磅礴興行。不可窺測。然豹人年五十。浮客揚州。若妻妾子女奴婢之待主人。開口而食者。且三百指。世既不重文士。又不能力耕田以自養。長年刺促乞食於江湖。傷逝悲來。較甚往昔。故其詩別有所以為工者。而豹人亦不自知也。予將歸山中。豹人命為之敘。適余有寒疾。行且別去。不知何日復相與論文。於是力疾書質之伯璣。以貽豹人。伯璣為我語。豹人善自愛。吾船乘北風便發。不復到石亭寺見

孫先生也。

陳伯璣曰中多名論其格於斷處最佳而末段悲涼澹蕩如瀟湘烟水無風自波

一石山房詩叙

辛亥六月客揚州病熱下邳張天樞九度歙州鮑子韶挾一客過余丰儀甚美不通名刺坐定天樞揮扇不已余竊視扇上有登樵山詩滄江如此急亂石自中流予驚賞謂此何人作天樞手指客曰是程山公詩也余取扇卒讀而揖山公曰吾固聞君不謂遂至此耶於是恨相見晚山公則益出其詩久之子韶九度受業門下乘間請曰程子詩固能然先生初見二語耳何遽如是予曰汝不聞乎瓶水凍知天下之寒蓋天地山川古今無窮之故作者欣慨愉戚蒼涼忼壯之情皆可得於言外非其人誰與知之既予去西陵季冬返寓九度家夜大月衢巷如水思與故人談何之九度曰非山公不可則相

主於論詩

轉云如畫

與步叩其門。山公見大喜。命出醇醪。就地下共酌。曰。吾藏此十年矣。已更持

如畫寫得慨然

杯。而謂余曰。古人言。人生如寄。豈不然哉。吾三人對寒月。飲酒論詩。世所謂樂事。何有哉。吾不能斷名。然非吾所急。吾終當放情山水。以詩酒自娛樂耳。更別後詩。則又即席賦。貧家有良夜客至。喜開尊之句。且曰。前杜茶村為吾叙詩。子其可無言。於是叙之曰。山公歛人世家子。不事家人產。而好詩。嘗岸

語收拾通篇

然有輕世之意。尤工五言律云。

蔣前民曰。叙寫如畫。筆筆神氣生動。似司馬子長。

閔賓連游廬山詩叙

山水之有詩文。所以使人閉戶而游千萬里之外。意氣飛揚。精神寂寞。各得其性情所至。然文記其大畧而已。詩自山川形勢磅礴興行。一草一木一石。鳥獸魚蟲之細。名賢巨公之名迹。則皆得以命題設咏。連類至百十不止。而古今作者。自謝氏廬山諸道人外。亦罕有其絕工。閔子賓連。歛人也。與予交。

十年以詩文相得。庚戌再遇於廣陵。其游廬山詩則又工。古人所謂沈辭拂
悅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逾深者。庶幾足當之。而渾麗老澹更出入陶謝
杜許間。且吾觀賓連似不徒欲以詩人見者。讀其忠宣祠彭澤懷古諸篇。
別有寄託。此其意即謂之不在山水可也。然能如是作詩。乃可以游廬山。稱
詩人。吾季弟和公舊年之秦中作西行道中詩百一十首。登華山絕頂。高韓
昌黎哭處。十里云。日月從兩耳升降。視黃河如襪帶。委地下。燕趙秦豫隱隱
見黑子。俯仰天地。悲從中來。有入山披髮長往不返之意。而峰嶸巖劣詭秀。
拔地倚天。則都似五老峰間道下玉川門處。予聽而精神愴恍者久之。蓋予
昔經此道。三步之外。動出意表。驚怪狂叫。木落石墜。嘗欲為詩寫之。惜乎賓
連吟眺於五老玉川而獨未過此也。

李鏡月曰。委迤而峭拔。讀之便如游佳山水。於常徑洗滌殆盡矣。

初蓉閣詩叙

世之為詩者。法三唐而未能。而譽人之詩。則往往凌漢魏而上。動以三百篇許人。夫後世之不能為三百篇也。有故。非特才不逮古人也。物之取精多而用之少者。其發必醇。取精少而用之多。其發必薄。三百篇人不盡作。作不過一二。皆自言其胸中之所有。胸中所無有者。弗強道也。故雖以尹吉甫之材美。其見於聲詩者。兩篇而止。豈惟三百。即漢魏諸詩人。少者數篇。多則十倍之。元氣充溢。噴薄一篇一句。皆載生平學問之大力以出。其獨工於後世無足怪者。至於三唐。家工戶習。自言懷應制之篇。以至酬贈登覽宴游。莫不有作。其能者人各以詩名集。比於今日。特為相似。故自三唐以迄今。詩又別有所以為工者。而顧欲躋之於漢魏三百。則幾何其不誣也。栗陽彭子爰琴之詩。三唐之詩也。有樸素含蓄而不盡者。有雄偉典則。熊熊然若日中之光。不可偏視者。有婉秀而淒麗者。皆自言其胸中之所有。則又非三唐之詩。而爰琴之詩也。然爰琴所以能為三唐。正在於此。予與爰琴未識面。爰琴因友人

迨且菴貽予初菴閣詩而屬之敘予讀其九日登岱宗遇雪詩點綴風雅驅策漢魏蒼莽浩瀚踰三千言初覽之若齊魯青色昏曉不辨細而迹之則有主峯有枝輔羣山萬派趨蹲於其前而千尺之水瀉其腋也予因為想象爰琴其形觀必修偉軒傑吐聲若洪鐘鬚髯甚美他日見爰琴試以驗之乃至或如太史公所稱子房婦人好女則予為失言當與爰琴携手而大笑

黃云此

一轉出人意外交致橫生

哀

迨且菴曰前半論詩最確當後段單抽登岱詩從空中一一盤轉出奇無窮

游京口南山詩引

辛亥四月予客揚州李礪園招游金焦宗子發欣然從之既渡江大風江涘揚埃白浪拍山腰兩山微茫若被煙雨乃游南山經鶴林招隱洞夾山八公

諸勝予家金精第一峯。奇石四十里。岩洞竊冥怪詭。視南山無足當意。予欲返。李子強予終遊蓮花洞。天適雨。至則山石崢嶸。齒齒側垂。露房綴葍。雨濡濡如晨風滴露。蒼崖上開千瓣白芍藥一枝。洞口立小石峯。古梅樹佔軼。偃蓋倚峯蔭洞。梧桐高百尺。孤生石角。雨益下。山僧進櫻筍。二子據案作詩。無紙。各以白磁碟起草。摘玉簪葉書之。予方倚梧下作礪園種竹圖說。竟而二子詩成。並工。予遂不更作。引其篇端云。

何雍南曰以記為敘愈見其老而蒼勁中時帶秀逸

虎邱中秋讌集詩敘

壬子八月。余客吳門。將歸翠微峯。宗子發自廣陵。獨身持襍被來送。以十三日至十四夜。觀燈聽度曲於虎邱。雲間張帶三越九許葵園。扁舟來與同郡沈賁園相遇於石上。明日夜吳六益朱雪田張梅巖亦自雲間至。於時天助清氣。明月揚輝。綠樹華燈。高下千火。肩摩之聲。砢砢若殷雷。既而人影漸稀。青

天月正。越九移尊可中亭畔。觥籌既交。吟咏遂發。六益於是捲袂揮毫。俄成
七言二律。杯酒未涼。觀者如堵。余乃反覆其詩。為激楚之歌。人聲無譁。木葉
欲下。賁園越九諸子。相次詩成。長老云。虎邱中秋之會。往惟絕盛。比年水旱
歲穀不登。困於徵稅。民瘠已甚。蓋十亡其六七矣。余恨不及見此盛時。然猶
有太平遺風焉。宜諸子詩之慨當以慷也。是夕也。有官吏張讌於南樓。度曲
者不至。帶三先生以被寒不出。亦有詩會者。自百里至數千里。故交新知咸
用欣慨。寧都魏禧敘。

黃仙裳曰。虎邱明月易於鋪序。叔子文與世運有關係。欣慨交心。應移我
情。憶壬午中秋。同馮子猶先輩對月石上。當為小述一補太平遺事也。

樹德堂詩敘

丁巳孟冬。予將自廣陵之吳門。於子實庭。潔尊酒招予為別。且言曰。子何去
之速也。其遂將歸翠微乎。予曰。吾聞真州有桃花塢。溪水出其中。舟行二十

里若泛明霞。明年仲春與友人為花期當相見也。實庭曰：真州花比年稍衰。謝吾家塘村去村四十里。有口堰者。桃最盛。方花時。灼爍萬株。垂錦十餘里。極望無際。子有意乎？子聞之喜極。大笑。杯酒覆衣袂。蓋子生平癖於花。於桃尤甚。曰：使成是游也。諸君賦詩。予當為敘。時王正子在坐。因為予言實庭固工詩。而實庭讓未皇也。予索覽不得。正子乃強發其篋。得五七言律絕一帙。予命童子移燭去。即句於坐上讀之。清華而多姿。若春風桃李而垂柳颺其。州口堰桃源皆是說詩與泛常比喻不同上清溪帶其下也。獨實庭詩皆近體。無古詩。游覽之作。唯五言古最工敘述。魏晉六朝諸家。往往以此得名。而淵明咏桃花源。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其詩乃復古質雋永。出顏謝之上。實庭以工近體之力。求工於古詩。其何所不為工？吾知口堰看花。實庭必有魏晉之作。出而示我矣。

費此度曰：春風桃李而垂柳颺其上。清溪帶其下。可以評詩。即可以評此

文

費所中詩敘

余伏處山中二十年。所交友多持高節篤行。不與世俯仰。比年欲游名山大川。交天下奇偉非常人。於是踰江涉淮。南盡吳會。東渡錢塘。大率與山中諸子才相伯仲。吳門奇士費所中。棄諸生教授。余因武林沈甸華造之。相問勞而別。未之奇也。曾所中足疾。遣其門人何吉士報謁。何生三造余不遇。則屬其友蔣君自洞庭來訪。且曰。吾見此人老驥伏櫪。詩似頗有奇者。中秋之夕。予與蔣君買舟。竟造何生所。留三日。博論古今之故。私喜此二人者。殆非常士。而何生言。吾之學益親得於費先生云。余返造所中。聽其論史。讀其詩。所中真奇士也。所中於權奇之書無不究。而其學得陰符孫武韓非為深。人有以文章名節譽已者。所中則面發赤。搔手相戒。若將反唇而詬詈已者然。廼其所為詩。感慨激昂。深奇之意。固已鬱勃蓬萃。而不可遏。與其論史。實相表裏。所中讀史。當秦漢之際。以至三國五代。龍戰虎鬪。風雨交馳。雷電並擊。則